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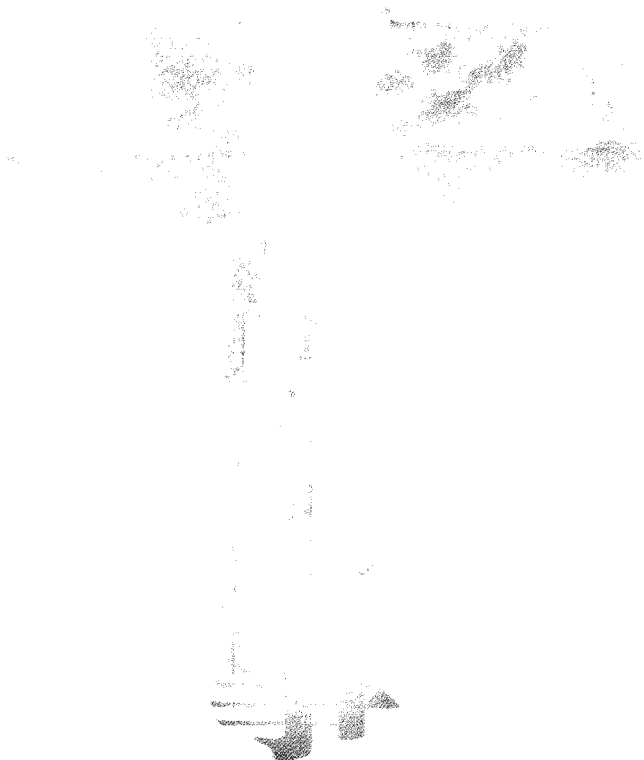
徐名涛 著

一部残酷而仁慈的书

中国首部直面信仰的启示录

北京往事

作家出版社



徐名涛 著

北京往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往事/徐名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1 (2012.3 重印)

ISBN 978 - 7 - 5063 - 6092 - 0

I. ①北…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1253 号

北京往事

作 者: 徐名涛

责任编辑: 姜 琳 钱 英

装帧设计: 孙 俪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80 千

印张: 23.2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92 - 0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再版前言

一本书，如同一个人，一条河，或一颗行星，有它必须遵循的宿命，也有藏在宿命里的轨迹，是绚烂还是湮灭，全看它的机缘，《北京往事》难得遇上了好运气，十年后由作家出版社重版，这完全得益于该书的责任编辑姜琳老师。

关于《北京往事》，无论是媒体还是我个人都说得太多，我也烦了。但我还是要强调，这次我用一个月时间作了重大修改，有些人物命运的走向几乎是重写。如此费劲儿地修改一部旧作，以期其日臻成熟，不只是想不辜负姜老师的知遇之恩，也因为正像我几年前说的那样，原本就是一本过程中的书，寄托着我纷繁的寓意。

别人得知我还在写作时总一脸不屑：都什么年头了，还写什么小说。唯有姜琳老师郑重地说：你应该专门写作，否则我们少了一位好作家。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后的强烈意愿。长期以来，我一直就像一株奇怪植物，在弄错的土壤里凭空绽放，枝繁叶茂，花红柳绿，全然不知依附的土壤经不起推敲，随时会塌陷。

与其说《北京往事》是一部写抑郁症的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恐惧与爱的书。残酷而又仁慈。

人是必死的动物。因而人也是无助的。我们除了快乐地过一辈子，别无选择。

临终的人渴望天堂。失恋的人渴望解脱。疲惫渴望休憩。寂寞渴望温暖。恐惧渴望安全。

渴望的二律悖反在于：因为不幸我才渴望，因为渴望也许我会更加不幸，因此渴望本身就是结果。渴望什么就变得尤为关键。

安全是快乐的源载体，没有谁能在战战兢兢、患得患失中获得真正的快

乐，一旦你有了恐惧，实际上潘多拉的魔盒就在你心中打开了，你不但远离了快乐，甚至梦想快乐的能力也会被耗尽。实际上目标明确的恐惧总会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受到歹徒的敲诈威胁时，一旦歹徒被绳之以法，那种担惊受怕就会随之消失。最致命的恐惧恰恰是莫名其妙的、不存在的、臆想中的恐惧，它像一条河流潜匿你生命的深处，没有源头也没有方向，却随时能奔腾咆哮，折磨得你死去活来。荣格说，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癌症等，而在于人类自身。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在希腊神话中，人并不是神——宙斯创造的，而是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这比基督教的创世说更耐人寻味，对今天的我们更多的启示。不要害怕，你总会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一天，你的基因、染色体、血型不可改变，但是你的性格是可以塑造的，你对事物的态度是可以改变的。第一个上太空的苏联英雄加加林在返回地球时受到赫鲁晓夫隆重接见，当时他问加加林：你不害怕吗？加加林回答说：如果我害怕，我在大街上也是不安全的。

于是我问你：你究竟害怕什么？

我们害怕害怕本身，我们恐惧恐惧本身。

人们一旦遭遇那种成为一种状态的恐惧，想战胜这种状态有两种途径：首先要检查一下恐惧的温床，就像阳光对应灿烂，夜色对应黑暗，你的心情是不是为恐惧提供了肥沃滋润的土壤？伴人一生的是心情，好心情胜过当上美国总统，坏心情却让你羡慕路边乞丐，如果暂时克服不了恐惧状态，你就迂回地一点一滴地驱逐恐惧，用明媚的、新生的东西占领固有的东西；另一方法就是把问题推至底线：假如我失去了这份工作，我会成为乞丐吗？假如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的分量恐怕还不如一片落叶。

举重若轻的唯一办法就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杀人都会有理由，何况你的那一点儿不存在的恐惧？换一个角度，你会感到快乐其实是不期而遇的，而这时候拉开窗帘，窗外早已是一片辽阔无垠的灿烂世界。

《北京往事》自然不是一本心理学教科书，窗帘早已不拉自开，高文由于陷得太深，已经感受不到窗外灿烂阳光，却不经意中成了心灵救赎者。残酷依旧，但仁慈浩大。我本人真心为他祝祷，不知道读者对这样的结果是否满意。我在书中竭尽所能见缝插针地挖掘的是产生恐惧心理的土壤，原来广袤的土地上危机四伏，荆棘丛生，我们连一声招呼也没被打过，就毫无征兆地被抛到这

里，无依无靠，孑然独行，在充满假象和畸形的俗世盛景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老夫子的“而立不惑知天命”早就给我们的人生准备好了一服安乐死的药方，我们似乎没有选择。

看完书稿，姜老师在电话那边久久无语，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消息传递，却原来是“非常共鸣”，她说：“这部书让我感到我们一定要信仰什么。”

这正是掩藏在《北京往事》里最深沉的期望，如果我们沦陷的土壤变成《圣经》诗篇中的磐石，那么无论是实在的恐惧还是臆想中的恐惧，都不会把我们击倒，养分充足，甘泉不断，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如沐春风。说到底，在这个人人自危的世间，我们缺乏的不是名宅豪车，更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种让我们内心镇静的力量，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暂且不要给这种力量命名，但你肯定需要它。如果《北京往事》能以反面故事若隐若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需要这种内心力量比你理应需要的还要多得多，那就是对作者莫大的慰藉。

作者记于2011年10月12日

香港版前言

依然遗憾，依然匆促，但现在你看到的已是一部全新的《北京往事》了，尤其是，它的内容和我钟爱的标题最终吻合，这是最了却我心愿的地方。明明写当代的事，那时候一定要冠以“往事”，其用意我至今不知。就是喜欢。因为一次野心勃勃而又一往情深的承诺？看完《布拉格之恋》，我对她说，我要写一部名字叫《北京往事》的大书。

结果出来的却是一个关于抑郁症的故事。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地摊文学的《忧郁症患者》到多年前作家社删改修订版的《北京往事》，它以各种形式名噪于世，此次大陆和香港同步推出，而我却总是意犹未尽，一九九二年到二〇〇六年，十四年里，我对它改了多少遍，为它熬了多少夜，不计其数，在我心中这还是一部过程中的书，一部还有很多空白的书，一部壮志未酬的书。

纳博科夫《洛丽塔》的修订版，删改版，增订版，还有假冒的完全版，充斥世界，结果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哪个版本是他的原稿，而《北京往事》与以“伤风败俗”引发争议的《洛丽塔》不同，和匈牙利作家伊姆莱的创造有点儿类似，他的一部书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不断删改，增补，再删改，再增补，由于妥协，由于捍卫，也由于版税。我喜欢的《寻踪者》从一九七五年改到一九八九年，再到翻译到中国，凯尔泰斯·伊姆莱也已修改了二十三年。

显然，《北京往事》了却我重要心愿，却不是最后的版本。当初写它的时候，我还把“抑郁症”写成“忧郁症”，由于题材尚无人涉足，敏感怪异，我梦想一鸣惊人，结果没有惊别人，惊了自己：热恋中快乐的我怎么写出这么不快乐的书？那时候国人对抑郁症还很陌生，这种话题大面积谈论还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涉入一条凶险之河，没有出口，现在依然凛冽迷茫，但我早就看到

了出口，看到藏匿中的小河如何汇入大海。

我是一个商人，或者说我更愿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对功名利禄乐此不疲，为自己对文学爱得这么久这么深感到羞愧，也许我不能释怀的事关真理，真实，真相，并用我回避不了的甚至与我本人无关的上帝恩赐的天赋把它们写出来，我从不讳言我要写出力求闯关的伟大作品。

依旧怀念旧时光和老朋友，希望我想念中的人们再一次读到它。两次不能踏入同一条河，那么现在流淌着更多的温暖和希望，连高文都意外地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决定到北京和常珊见面。以前的读者不敢想象的事。美好结局，落入俗套，但假如读者觉得这种美好还是动人心魄的，那么我付出的代价也就值了。只是想到河水里还有盛珠的鲜血，河岸上千善子还噩梦缠身，我又觉得这样的安排厚待了幸存者，只能在未来，对劫后余生的期望和要求都要更高。

作者记于2006年5月30日

第一部

第一章

即便后来已远远地离开北京，北京的许多人和事都模糊了，已然恍如隔世，但他永远忘不了和盛珠在天安门广场相识的那一天，那一天真热。高文情绪不振的时候，喜欢到天安门广场转悠，借广场的宽阔敞亮来驱散内心的阴霾。当然，这都是多年前高文刚来北京时候的事……

那时候，高文走进天安门广场，古代帝王万里辟疆、弯弓射雕的历史豪情油然而生。高文对广场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写一本大书的愿望也由广场而萌生。他是作家，生性怯懦，却在文学上野心勃勃，一心想写出彪炳史册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书，这是他患病以来没有崩溃或自杀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认为这是彻底救治他的抑郁症的最后良药，还他清白的最有力证明。

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火车站、地铁口等热闹嘈杂的地方，常常是高文“体验生活”的猎场。在伟大的天安门广场虽觉不妥，可为了排遣心中沉郁，仍刻意放纵这种心绪。置身于这种热闹场合他的目光总是贪婪而迷乱，而那一天多少有些心不在焉，觉得亵渎当年的情感。诧异迷惑之中他的目光在搜寻着什么，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东侧的历史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交相辉映，依旧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肃立的武警战士威武而警觉。

弹指一挥间，举世无双的广场今天让他有一种久违之感。久违的陌生感觉让他突发奇想，他甚至想把这部书再命名为《北京往事》，用“往事”来叙述故事，其时间跨度可想而知，《美国往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到七十年代，主人公也由童子变为耄耋老人，光总统就换了十几茬；而高文当年写《北京往事》时还远在新疆，从没见过北京，也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叫《美国往事》，却把那部给他带来声誉也带来厄运的书叫做《北京往事》。

三十年前，一对从北京下放到新疆的老夫妇在戈壁滩上相继去世，十多年之后，他根据他们的故事写出了自民国到解放后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中坎

坷而独立的命运。没想到一炮打响，可也落下了病根。当时就有人质疑，从没去过北京的高文如何能把北京的旧生活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这书是他写的吗？

高文不在意这种对文学缺乏基本常识的指责，而对政治上的种种责难，甚至扣上一顶顶吓人的帽子，高文不但不怕，还在内心窃喜，认为是成名的最好捷径。他哗众取宠的投机心理由此可见。不过，当高文初恋情人的——常珊的丈夫出于嫉妒或报复心理，假装喜欢高文的作品，有意向国外媒体散布吓人的谣言，给高文带来真正的牢狱之灾时，高文才觉得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

而高文被击倒是谁也不知道的事。击倒他的是他自己，与任何人无关。

在精神崩溃的时候他也曾怀疑那本名叫《北京往事》的大书是否是自己所写，但多数时候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写出这书的，却并没怀疑是自己所写。那几尺厚的稿纸和自己独一无二的笔墨被高文无数次翻阅，这是铁定的证明。在遥远的新疆写《北京往事》的时候，还没有电脑。这之后他也从不用电脑写作，手写的书稿，比电脑可靠多了，电子文稿一旦乱码或丢失，那就跳进黄河也洗刷不清了。印在稿纸上的笔迹，在他看来是最可靠的，可靠得就像 DNA。

可高文还是想用此“往事”证明彼“往事”。至于远水是如何解决近渴的，虚幻的证明是如何帮助他缓解现实威胁的，这就要问心理医生了。不过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穷困使布尔加科夫回到写作一样，文学对有些作家，具有天然的疗效，而他觉得他的病况比这些大师要严重得多。

后来还是放弃了使用同一名称的想法，他的心里不敢再触碰这四个字：

北——京——往——事

还有，时间的跨度也不够，哪怕当遗嘱来写，可要封存多少年却不得而知，像罗曼·罗兰受高尔基之邀去莫斯科游览回国写《莫斯科日记》那样要求死后五十年出版，如此准确的判断，高文没有把握。不过这些都不是理由，最敏感的还是——“北京往事”像魔咒一样让他触目惊心。

散兵游勇式的偶尔放纵是他发泄的一种途径。至于说以此体验生活，那应该是幌子，是掩盖他风流成性的本性。不过他也能替自己开脱，某些事件发生

后，当流氓也比当作家高尚。这自然会令人想到奥斯维辛之后如何如何。

刚刚入夏，却像酷暑一样令人躁动难耐。而天空像透了底似的湛蓝，白云轻描淡写，却缱绻移动，与地上的燥热紧张截然相反，不过上苍的旨意，众生无法猜测。

盛珠背着一个硕大的牛津包，在向一位警察问路的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

高文一眼就看出这位姑娘是第一次来北京。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找警察问路而不是找其他人，就让他对姑娘的情况了解一二了。就这样，提前预支的酷暑中盛珠突然进入高文的视野。高文若有所动，想跟这姑娘说点儿什么的强烈愿望令他自己也惶恐错愕。那些精英出国之后丑闻不断，却也有些人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和专职牧师。高文不信上帝，也不信佛，可想到盛珠，想到这一天的冲动，高文还是感到一种在劫难逃的宿命。

高文走过去的时候，高个儿警察已回答完了姑娘的问题，正转过身朝着对讲机说着什么。

高文再次意识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径直朝着那个姑娘走过去。后来他替自己辩解，由于情绪骤变“迫不得已”才去找盛珠的——转移注意力。当然，他只敢在心里这么辩解。

她正要下过街通道过马路。

“你是要去山花旅馆？”

“嗯，”姑娘转头打量高文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你刚才听到了？”

“山花旅馆在东直门，我知道那地方，跟我一道去吧！”

脸扭开，不看着姑娘，语气上却毋庸置疑。

“你也去那儿吗？”

“你大概是南方人吧？”

“我是说，你也去那儿吗？”

姑娘没有回答他的答非所问，而是重复着自己的问题，语气也不客气。高文似乎隐隐感到这姑娘有点儿特别。

“是的，顺路。”他说。

“太好了。”姑娘喜形于色。

“你叫什么名字？”高文的视线终于落在姑娘身上，应该说首先被她的眼睛吸引。她的眼睛不大，眸子漆黑深远，兴奋的时候依然散发一种冰冷的光。个儿很高，身材很诱人。头发的式样也不俗气，是大街上常见的那种短发。令他

不能忍受的是姑娘的头发上、脸上和身上布满灰尘，太脏。这抵消了她晶亮漆黑的深眸对他引发的兴趣。燥热中的心烦意乱让一切变得草率仓促。高文甚至有些后悔了。

姑娘迟迟疑疑地说：

“我叫盛珠。大哥，您呢？”

他想了想，说：

“我叫高文。”

“那我就喊你高大哥吧。”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他问道。

“是第一次来。”

“你怎么跑到天安门广场来了？”

“对我来说，”盛珠说，“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北京就是天安门广场。我是一下火车就来这儿的，否则其他什么事我也无心去做。看看真正的天安门广场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领着盛珠来到了前门地铁站，乘上了驶向东直门方向的地铁。盛珠像依偎着一个亲近的人那样依偎着高文。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恍恍惚惚，他不知道这么草率地在这个下午把宝押在她身上有没有价值。就目前来讲，她还没有让高文产生什么兴趣，只是她对天安门广场的情感对高文触动颇深。刚才把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这位远方的陌生姑娘身上，因为他害怕失态，就在那一瞬间，六年前倒在他怀里的那位女生的呻吟突然像惊雷一样炸响，他感到猝不及防，难以喘息。

盛珠没有回答她来自何方，从装束神情上高文判断她来自南方的小城镇。高文没想到她会使用“梦寐以求”这个成语，觉得来自僻远地方的初闯京城的姑娘，即便知道“梦寐以求”这个成语，也不会轻易说的。

一起从地铁口出站之后，高文领着盛珠来到了山花旅馆。盛珠一直以为高文真的是顺路领她来的，没认为他别有用心。

没想到他重新走到地铁口的时候，盛珠从后面撵来叫住他。

“高文，高大哥，”盛珠气喘吁吁，身后还背着那个硕大的牛津包，“你現在去哪儿？”

“回家。”

高文神情沮丧，他把盛珠送到山花旅馆门口就走了。姑娘感谢的话语他也

不愿听，他只感到自己有些荒唐。盛珠追来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厌烦。

“你是专门送我来的，是吧？”

“可以这么说。”

“你真是好人。”

盛珠由衷感叹道，略略凹陷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依恋的神色。

高文倏然产生一丝内疚的心绪，如果姑娘不像现在这样脏兮兮的，他不会把她送到山花旅馆就走的。

只是高文觉得眼前的姑娘未免太脏了。

高文最怕脏。

高文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何怕脏胜于怕性病、艾滋病。

盛珠其实很有几分姿色，这种姿色被高文的畏脏心理掩盖了。

盛珠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抵京的。出现在高文面前的时候，耳畔还回响着铁轨和车轮撞击的轰鸣。

他也知道盛珠身上的脏污是乘火车留下的，不是她本身固有的，却还是不能释然。

“高大哥，”盛珠可怜兮兮地说，“你帮忙就帮到底吧，晚上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住的地方？”

“怎么啦，山花旅馆客满了？”

“不是。”盛珠愣了一下，说，“不瞒你说，我现在连吃一顿饭的钱也没有，哪有钱住旅馆？我是从安徽来的，我们镇上的一个姑娘在山花旅馆当服务员，跟我是同学，我就是冲着她来的。可她已不在这儿干了，老板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找到她，她自然会安排我食宿。只是现在，我……怎么办呢？”

高文的冲动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的神色慌乱又滑稽。像一个空洞需要立即填满，否则就要堤决坝溃，无处逃生。高文的情绪又变得激动。

“你愿意跟我住吗？”高文梦游般地问道。

好多年之后高文还常常想到当时的情形，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以恶作剧形式轻率开始的故事演变成的恶果，他一生也无法吞咽。

高文清楚地记得，盛珠那一会儿的表情出奇的被动而又平静，炽热的光线里，眸子黑得吓人。

盛珠说：“愿意。”

第二章

当时的高文还是典型的“北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北漂”盛行时期，就个人成就来讲，他还是这类人中的出类拔萃者，但也穷困潦倒。他的房子是租的，是二层楼上的一个两居室。到北京后的他经朋友介绍租了现在的房子，和房东——一个孤寡老头合住，月租金三百元。他远离文坛，因为他想远离《北京往事》，在那儿没有谁先介绍他的名字，首先说的总是《北京往事》。他害怕《北京往事》，过的是另一番生活。对高文来说，《北京往事》就像一瓶毒药，没有吞咽过的人是无法体验其中感受的。

老头说话含混不清，高文住进来六年了，至今老头说十句话高文也只能听懂七八句。

高文领着盛珠上楼梯的时候，费神琢磨着怎样把一个谎言编圆，更重要的是怎样尽快让老头听懂他的意思。

在这之前，盛珠接受指令，关于自己的来历身份听凭他瞎编，不得插嘴。

打开门的时候，发觉老头不在家，高文顿时松了一口气。

盛珠放下包，说：

“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我身上太脏。火车上人挤得连脸也没法洗，我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脏过。”

高文听了盛珠的话，顿生喜悦。

看来盛珠不是一个脏人，说不定还是挺爱干净的呢！

高文笑着说（这大概是他跟盛珠接触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说一辈子啦？”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嘛。”

盛珠从包里掏出毛巾、香皂及其他梳洗用品，他发现盛珠用的化妆品和洗发液均是上档次的，而且在一堆梳洗用品中还有一瓶包装华丽的香水。

“有洗澡的地方。我替你把淋浴器打开，一会儿就能洗。”

盛珠在洗澡的时候，高文暗潮涌动，阵阵潮红映染着脸面，似乎他早就喝得烂醉。

高文的经验里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开始失望扫兴，提不起兴趣，后是激动、震惊，不能自制，高文觉得盛珠也许还会让他体会这种“逆转”经验。

事实上，高文的身体及心情已经“逆转”得难以自控。

盛珠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浑身散发着一股毛茸茸的水蒸气。用毛巾裹着头，像一个名门贵族款款迈步，宽大的裙裤在交叉移动之中不时勾勒出她饱满结实的臀部。

高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盛珠和大街上的盛珠已是天壤之别。高文的双眼射出的光晕淫乱灼烫。

在她弯腰的时候，高文蓦地从背后抱住了她：

“你真美，美极了，原来你……这么美，我觉得在做梦。怎么陡然之间‘换了人间’。”

盛珠挣脱开了，嗔怒地说：

“看你，我们才认识多久啊。”

“太值了！太值了！”

高文痴人说梦似的自语着。

“什么太值了？”

“噢……我是说……”

高文支吾。直到盛珠洗澡之前，高文还在犯嘀咕，觉得不该为这个姑娘冒此风险。

妻子在新疆，高文流浪到北京之后妻子一次也没来过，老头——房东至今不知高文的妻子长得什么模样。

领来的盛珠若让老头看见，老头肯定认为这女人是高文的妻子，这样高文的妻子若真来了，饶舌的老头在诧异之中完全有可能让事情败露，对高文坚贞不渝的妻子遭此打击在高文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他觉得所有的风险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所有的风险都是值得承担的。像一个礼盒骤然打开，另一个高文横空出世。此高文英勇无畏，在所不辞。

盛珠朝脸上抹着粉，然后又抹口红、眼影膏，一切装扮停当，转过脸朝高

文媚然一笑，高文像遭雷击，感到猝不及防。高文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如果不是梦，也是一种臆想。

“怎么样，”盛珠冷冷地说，“还满意吧？”

“难以想象！”高文拉着盛珠的手，“你施了什么魔法？”

盛珠缩回手。

盛珠觉得高文说话有点儿语无伦次，高文根本没想到这个让他上天入地的女人其实早就洞悉了他的那点儿可悲的心思。

这时候，他在盛珠脸上看到了一抹忧戚之色，甚至听到了来自盛珠胸腔的一声幽叹。

高文受到了阻隔，不知盛珠在这种关键时刻何以出现这种和接下来要做的事相去甚远的神色，唯其是关键时刻，所以格外怦然心动。

“你怎么啦？”高文再次拉住她的手，柔声问道，“好像有什么心事！”

盛珠沉默不语。

盛珠在沉默不语之中把化妆用品一一收进包内。

高文凑近她的身体，说：

“你是不是没钱啦？”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显然是一句极不得体的话。但将错就错，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文说：

“没关系，我会帮你的。在北京混，首先要找个工作，然后租个房子。这一切我都会帮你的。”

“工作好找吗？”盛珠终于开口说话。

“好找，像你这样的大美人，还怕找不到工作吗？我保证给你找一个好工作。”

“真的？”

“不过我可不敢把你介绍到那些经理风流倜傥的公司去，一去就没我的份儿了。”

“你怎么这样说话！”

“很抱歉。”

高文把手移到她的胸部，好像插进了一片松柔浑圆的沙丘，直到这时，高文的激情才再次被点燃了，呼吸变得急促而断续。